



佛教与中国文学

张中行◎著

高人、逸人、至人、超人

——季羨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佛教与中国文学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佛教与中国文学 / 张中行著. -- 哈尔滨 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-7-5317-2626-5

I. ①佛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佛教-影响-中国文学: 古典文学-研究 IV. ①B949.2②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69496号

佛教与中国文学

策 划 / 段海峰

责任编辑 / 李庭军

封面设计 /  大象设计 · 闻文
TEL: 010-59796808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1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9×1194 1/32

印 张 / 5

字 数 / 52千

版 次 / 2011年8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/ 15.00元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2626-5

想还是来于圣翁的为人，过谦。看玄常兄的序，知道选注工作是八十年代初做的，完成以后，请圣翁看，圣翁说：“等我死后再说吧。”尊敬不如从命，所以直到1988年初圣翁作古，旧事重提，注的范围扩大，又过了两年，才付印问世。收这一点，也就只好读这一点。作品是按时间顺序排的，始于1913年的《游拙政园》（五古），终于1985年的《六州歌头》（慢词）。这样排，诗词杂见，有好处，是更适于知人论世。知人论世主要以诗意词意为根据，但是，至少是就圣翁说，以瓶子装酒为喻，瓶子的形貌有特点，也就同样值得注意。这所谓形貌，包括体裁和辞章两项，具体说是体裁奢而辞章俭。奢指各体都作，以诗为例，古体近体（^{四五六七言}）长篇短篇，应有尽有且不说，间或还写柏梁体（6句押韵），甚至独木桥体（韵字用同一个）。我的体会，至少一半表示兴致浓，多一半表示学业富。学业与商业是一理，勤思是可以致富的。可是表面看来也怪，这富的情况没有扩大到辞章，我的意思是，诗与晚唐相比，词与南宋相比，都显得过于朴，过于平。这好不好？三言两语说不明白，因为不能不刨根。那是圣翁的诗论（当然也适用于词），散见于笔下的各处，集中见于《论诗绝句十二首》。论是集及内容和表达，以下也就只好混而言之。

新版小记

这是名副其实的一本小书，可是经历不简单。还是 50 年代中期，锡兰（其时尚未改为斯里兰卡）编百科全书，其中中国佛教部分委托中国佛教协会代为拟条目，并物色合适人撰写。条目中有一个是“佛教与中国文学”，物色撰写者，据说是能胜任者都不愿意担任，最后只得用与佛门有关的世俗之法，找不到和尚就抓秃子。负责抓的竟是周叔迦先生。周先生行古道，不下令传而亲自登门，

1

新版小记

大概推想我也必敬谢不敏，开言就用了绝招，是：“有一件事求你，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”周先生是我一向敬重的师辈，已经明白表示没有商量余地，我只好尚不知何事就表明态度，是只要我能做，我一定遵命。然后是具体说明来意。我知道这不容易，但已没有退路，只得问内容和时间方面的要求。是内容无妨充畅，几万字也可以；交稿期限可以长到半年。于是略考虑内容和格局，就赶写。其时还是公私必须分明的时期，只能用业余时间。总有几个月吧，写完，数数页数，大致是五万字，估计他们是依《大英百科全书》第九版之例，求全，也就不避繁重，于是坦坦然交了稿。过了不久就知道，原来周先生并非编委，

2

“无妨充畅”云云只是推测之辞。文稿退回，说希望压缩成三几千字。这自然更难。其时我很忙，又幸而此事周先生不再过问，我有回旋余地，就以暂时无暇修改为理由辞谢，文稿束之高阁，日久天长，连有这么回事也忘了。一晃混过大大小小好几次运动，到了80年代初。其时我东食西宿，入城，与多年老友玄翁同室，安徽教育出版社周君找玄翁来约书稿，挂角一将，问我能不能写点逻辑或语言方面的。我说不能。推想是玄翁有撮合的好意，周君不只一次劝说，还说其他性质的也可以。我忽然想起还有这束之高阁的一包，于是告诉周君。他居然表示有兴趣。其后是找出，大致看看，交稿。这就成为1984年出版的那

3

一本，薄薄的，不足一百页。

出版不久，有的明眼的读者就表示，写法是提纲式，主干可取，像是缺少枝叶，希望我加些枝叶，比如能够扩充到二十万字上下，对读者就会有较多用处。出版社也希望我能够这样做。我同意这样的看法，但照办则有困难。我老了，有生之年，我自认为应该写的，还有不少未动笔，是一。还有其二，是生性不愿意走熟路，因为虽然省力，却不能得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乐趣。所以我还是抱着歉仄之心谢绝了。这次有新印的机会，我重看一过，还是旧的想法，虽然知道秃秃的主干，最好能够生长些枝叶，可是我无力这样做。印书要卖，而未能依照商业化的新潮，适应主顾的要求，我

4

还能说什么呢？不过是略陈成书经过，
求得宽厚的读者能够体察下情而已。

张中行

1992年7月1日于京郊燕园

5

新版小记

前 言

佛教是庞大而复杂的历史事实，中国文学也是庞大而复杂的历史事实，这本小书用个“与”字把两者联起来，只是想说说，将近两千年来，佛教对于中国文学，主要产生了什么影响。称之为“影响”，意思是：如果没有佛教，中国文学作品中就不会有或不会沿着这样的路径而有某某等内容；或者从另一面说，因为有了佛教，中国文学作品中才有或沿着这样的路径而有某某等内容。

谈两者的关系之前，先要说明一下佛教指的是什么，中国文学指的是什么。佛教是外来的，与中国的

本土思想距离相当远。举其大者说，对于世间生活，中国的本土思想是“顺”，佛教是“逆”（至少就理论说是这样）。“顺”是承认常识的评价，如生比死好，乐比苦好，现世的荣华值得重视，等等。佛教则相反，是不承认常识的评价，总的精神是出世，抛弃现世的快乐、荣誉等，而追求现世以外的所谓涅槃境界。照理说，这样的异教思想应该很难渗入中国人的头脑，而与本土思想和平共处。事实却不然。原因很多。一是社会混乱，人的安全没有保障，经常颠连困苦。不管佛教的修持方法怎样艰难而生僻，它总是救苦之道（虽然是幻想的），俗语说，得病乱投医，病重而难治，当然会有人到佛门去求医。二是佛教的出世思想与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有相通之处，都推重少思寡欲，清静无为。其结果是不少读书人、士大夫成为佛教的赞助者。三是佛教的教义能予人以更大的利益，满足更奢的愿望。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篇记何次道的故事正

8

佛教与中国文学

好说明这种情况：“何次道往瓦官寺，礼拜甚勤。阮思旷语之曰：‘卿志大宇宙，勇迈终古。’何曰：‘卿今日何故忽见推？’阮曰：‘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，卿乃图作佛，不亦大乎？’”成佛比做大官更好，就难怪很多上层人也成为信徒了。四是佛教本身有世俗的一面，这委婉一点说是相机施教，率直一点说是投其所好。举例说，对于所谓愚夫愚妇，宣传念几句“观世音菩萨”就可以避灾得福，念几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就可以往生净土，这就道理说虽然近于可笑，但就效果说却大有可取，因为是用小钩劣饵钓了大鱼。此外也许还有别的原因，这且不管，总之是，由东汉起，时间不很长，到南北朝，佛教就通过各种渠道，采用各种形式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，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由教义方面看，佛教传入中国，不只扎了根，而且发扬光大，结了不少原产地所没有的果实，这就是

9

佛教史中常常提到的十宗或十三宗。在印度，教义本来也并非一统，如乘有大小，论有空有；只是到了中国，尤其隋唐时代，理论才越辨越细，分歧才越来越多。说起分歧，不同的宗派，修持的方法有别，理论根据有别，这且不说；就是同一宗派，如三论宗，对于某一教义，不同的论师会有不同的解释，至于禅宗有南顿北渐之分，更是大家都熟悉的事实。这样，本书所谓佛教，是指包涵什么内容的佛教呢？显然，泛泛地称佛教，我们不能追求得那么细，也用不着追求得那么细，因为一般人所信奉的是佛教的概括的主张，即对世间和人生怎么看，看到的种种问题要怎么处理；而在这方面，各宗派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。这基本一致的教义是概括的，通行于世俗的。因为通行于世俗，所以有强大的渗入中国文化的力量，在社会的各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。本书所谓佛教，指的就是这样的佛教。

其次要说明一下，中国文学指的是什么。先说文

10

学，“五四”以来，有人从西方的习惯，只承认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戏剧是文学作品，这文学的定义是比较狭的。按照这个定义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之类不能算文学作品，因为是议论文；《左传》《史记》之类也不能算，因为是记人记事文。可是中国人写文学史，照例也介绍《论》《孟》和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。这样做，定义是比较宽的。从宽，是不是可以把四部中的“集”部都包括到文学里去呢？如果真这样，我们就得承认韩愈《原道》、柳宗元《封建论》之类也是文学作品，这好像又有点不习惯。解决的办法是先有个原则或标准。似乎可以这样规定：

凡是内容带有抒情性质，表达方面文辞求美，而写出来能够形象生动并有情趣的，算；反之不算。按照这个标准，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戏剧以外的不少文章，从读者方面看

11

能够移情的，就不至受到排挤了。自然，是与不是之间还有划界问题，个别篇目难免还有左右为难的情况，这我们可以采用大德不逾闲的原则，放过不问。

再说中国。佛教是外来的，传入中国，随着教义还带来不少零碎，其中有些是文学作品，如变文，这是不是也可以算做“中国”的？本书也采用宽的态度，凡是用汉字写的或用汉语表达的都算。

佛教的意义定了，中国文学的意义定了，然后梳理一下受佛教影响的文学作品，将它们分分类，排个次序，进行介绍。关于分类，本书从俗，还是称有些作品为“正统文学”，有些为“俗文学”。这里说明一下，这样说，只是为了头绪简明，读时方便，并没有轻视所谓俗文学中各种体裁的意思。

又，中国文学作品，数量庞大；受佛教影响的文

学作品，为数也相当多。遍举，几乎不可能，似也无此必要。例如白居易和苏轼，如果把他们的带有佛教色彩的所有作品都举出来，大概要印成不薄的一本书。因此，本书介绍某种体裁，只是举一点点例，以期用不多的篇幅，以管窥豹而能见一斑。

作者学力有限，见闻不广，书中难免有不少缺漏和错误，统希读者多予指正。

张中行

1984年2月于北京

13

目 录

新版小记	1
前言	7
第一章 汉译的佛典文学	1
一、译文创造了独特的风格	3
二、佛典译文的文学成就	8
第二章 佛教与中国正统文学	28
一、诗	30
二、文	53
三、诗文评	70
第三章 佛教与中国俗文学	88
一、佛教的俗文学创作——变文	89
二、其他俗文学作品所受佛教的影响	98
结束语	137

1